

街头巷尾凡人事

□ 茂茂

扎鞋垫的老人

珍珠路是宜昌的电脑一条街，平常人来人往，很热闹。街两边主要是卖电脑及其配件的商店，也有烟酒店、饮食店、银行、税务部门，还连着东门菜场。街南边，靠近喜大桥引桥头不远，有一家供电公司，大门口屋檐下，有一片宽大的黑色仿大理石台阶。这个台阶挡头上，只要是晴天，每天上午吃午饭之前，你总能看到一个老婆婆坐在那里扎鞋垫。她搬个小板凳坐等顾客，面前铺着一块塑料布，布上摆着一溜儿扎好了的鞋垫成品。我看她的脸，满脸是溪沟般的皱纹，嘴瘪着，豁牙，矮个儿，坐在那里就像一颗不起眼土豆。她飞针走线时，手背上的老人斑看得清清楚楚，手指弯曲着变了形，看得人心里一抽一抽的，疼得慌。难道她没有子女吗？靠卖几双鞋垫能敷衍生活吗？她这么大年纪了就这样度过晚年吗？我心里不禁疑惑或感叹万分。

我每次经过那里，都要停留一会儿，看看她的鞋垫，和她聊几句。去得多了就知道了，她已经八十岁了，老伴去世多年，几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孩子接她去她不愿意，一直是一个人独处。孩子们每个月都给她生活费，她并不缺钱。我说：“您应该享清福了，为什么还要扎鞋垫卖呢？”她说：“年轻时做惯了，闲下来骨头疼。再说，你看看我的鞋垫跟别人不一样，我想显摆我的手艺。”我拿起鞋垫观察，那上面密密麻麻的针脚，均匀而又扎实，像撒了一层芝麻。用手来回折叠，又很柔韧，略带弹性。她给我解释：“有人的鞋垫，里面填的是纸壳子，一打湿，出汗，穿不了几天就破了。我用的全部是旧布、碎布铺的底子，所以卖得比别人贵两块钱。别人五块钱一双，我的七块钱一双，你穿两年也穿不坏！”我开始时在她那里买了三双鞋垫，后来又买过几双，一晃几年了，至今还在用，只是颜色旧了，垫在鞋里走路还是很舒服。过去那些年，从她摊子路过，总要向她问声好，说几句话。如果刮风下雨落雪天，没看见她的人，竟有些惆怅和失落。

记得那年夏天，我在外地度假将近一个月回到宜昌。第二天上街，太阳亮晃晃的，路过供电公司门口，却没有看到老婆婆的身影，心想，或许老婆婆病了，也许去

金口槐山矶记游

(外一首)

□ 老轩

这两棵唐太宗时期
剩下的银杏树
被千余年更迭的风雨
掏空了躯身
却不知为何，仍然
郁郁葱葱

淮山寺不知毁于何时
原址那栋残破的宿舍楼
和银杏树一道叙述着过往
大唐已远，长江还在
江水川流不绝

诗人沉河停在槐山矶的故道
对着江心的洲渚
感慨铁板洲像支芦苇
他或许是想渡到对岸
遍历江山

槐山，可能是淮山的音误
此时的槐山矶已错过了
槐花的季节
苦楝树正开着紫色的碎花
用不了多久，它们会结出
苦涩的果子

中山舰纪念碑

我放慢了步子，绕着
二十五支擎天柱致敬
默数着上山那会
记住的阵亡人数与籍贯
还有书板上有关这艘舰的
前世今生

我看见余笑忠正在扶起
吹倒的花盆
并用花盆边的彩带加固
我用手机抢拍了下来

他弯腰扶篮的那一刻
诠释了纪念碑的某种意义
是后人，诗人骨子里溢出的
庄重虔诚与人文精微

儿女家避暑了。可是，第二天、第三天……接连一个星期都没有看到她。我终于忍不住了，知道她住在在这栋楼背后的一楼一号，便去打探消息。我敲门的时候，她楼道对门的邻居大妈开了门。她问：“你找谁？”我说：“那个扎鞋垫的老婆婆。”她说：“你找赵婆婆呀，她死了个把月了。病死的，高寿，喜丧。儿女们都回来了，办得很热闹。”说完，邻居大妈盯着我看了半天，突然问：“你是不是姓甘，甘老师？”我点头称是，她说：“你稍等一下，我给你拿个东西。”邻居大妈随即进屋，一会儿就出来了，拿着一张报纸包着的东西给我。她说：“这是赵婆婆临终前交代的。说是有个戴眼镜的，光脑壳的甘老师，经常买她的鞋垫，每次碰到了就陪她聊天，她心里觉得暖和。如今要走了，也没有什么留下，就送他一双鞋垫留个念想。她委托我把这件事办好，今天总算完成了！”我打开报纸，里面是一双崭新的棕色的新鞋垫，鞋垫之间，还裹着一颗樟脑丸。奇怪，樟脑丸不仅没有我平时讨厌的刺鼻气味，还似乎有一股清香。我把那双鞋垫捧在手里，觉得好重好重，重得像一块石碑。

告别邻居大妈走到街头，回首看了看那个仿黑色大理石的台阶，空空的，再也没有那个土豆般的老婆婆了。从此，永远也没有了。我突然身心一颤，鼻子酸酸的，弓腰驼背的老婆婆，手指弯曲的老婆婆，我竟然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只记得，她是街边上一个扎鞋垫的老人。而我，不过是一个过客。

开卡车的黑皮

通往菜场的小巷深处，有一家修脚店，除修剪指甲外，还治疗鸡眼、灰指甲。每天来的多半是老人，修脚前先要把脚在药水里泡很久，等脚板上的老皮泡软了，再开始刮皮、剪指甲、治脚病。泡脚这会儿，老人们就聊天，东家长、西家短，外国的、中国的，絮絮叨叨，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也难得有这样聚会的机会，像一窝老麻雀，叽叽喳喳地开心快乐。我眼睛高度近视，人老了，弓腰驼背也不方便，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修脚店做一次保健。泡脚时，我闭目养神，听周围的老人聊天，觉得很有意思，有时候忍不住笑出声来。但前不久我去修脚，他们说起一件事情，我不仅无法笑，而且哭起来，当着大家的面老泪纵横。因为他们说的这个人我认识，说的这件事情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扯得我心里一阵一阵地疼。

他们说的这个人叫皮建功，就住在菜场巷子的尽头，离修脚店不远。皮建功跟我儿子是朋友，到我家来过一次，我有印象。他中等个子，五十来岁，皮肤黑黑的，儿子和朋友们都喊他黑皮哥，他也不恼，说话带笑，似乎还喜欢这个名字。我直接喊他黑皮，他也答应得响亮。久而久之，黑皮成了他的符号，他的真名皮建功反而很少有人知道了。我儿子说：“黑皮哥为人很

好，朋友们做生意有困难了，他总是倾尽所有帮一把，不打借条，至今还有很多人欠着他的钱，他从来不说。”

你为黑皮有钱吗？家庭环境好吗？过得舒心吗？那你就错了。黑皮父母早亡，他只读了个技校就走出家门闯荡江湖。靠着会开车，有大货车驾照，跑运输混口饭吃。他结过婚，有人嫌他穷，离了。留下一个儿子归他管，儿子正在上大学。黑皮对儿子的爱，是巴心巴肝的。每次跑完运输回家，他总要给儿子带一包零食。每天晚上睡觉前，总要给儿子打一盆热水，帮他洗脚。他根据自己的经验，睡前泡脚特别解乏，可以消除一天的疲劳。儿子上大学了，只要回家，他仍然坚持帮他洗脚，觉得这样做了，爱才有个安放处。别人开大卡车跑长途，都是两个人，去时一个人，返程换一个人，避免过度疲劳。黑皮仗着自己身体好，又多想挣一份钱，不管多远，来回折腾都是单干。朋友们劝过他：“你不是铁人，悠着点儿。”黑皮笑着说：“儿子一天天大了，读大学，找工作，买房子，娶媳妇，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我得趁现在腿脚好，多跑一天是一天！”

今年小暑那天，他拉着满满的一大卡车化肥，从宜昌去河南安阳。卸完货，又装完一大卡车的钢筋，已经是夜里九点多钟了。为了节约钱，他就蜷缩在驾驶室眯一觉。他给儿子发了一条微信，说：“我给你买了一塑料袋襄阳的大头菜，很下饭，你可以带到学校去。”又提醒儿子，记着睡觉前泡个脚，莫偷懒。然后，他就迷迷糊糊睡着了。大概是凌晨三点多钟，黑皮猛然惊醒，揉一把眼睛，开着车就往回赶。快到襄阳时，他突然觉得眼皮下沉，脑袋晕乎乎的，似乎又是想睡了。就在这一瞬间，握方向盘的手一打滑，大卡车直向路边的护栏冲去。眨眼间撞断护栏，卡车飞起来，又翻倒在坡下，黑皮被甩出车外，钢筋散了一地。其中，一根锐利的钢筋刺穿了他的胸部，鲜血淋漓染红了坡上的青草，黑皮当场死去。驾驶室里，还有他给儿子带的两头菜；手机的微信留言，那是他给儿子的最后的留言。

黑皮临死前的情况，都是后来朋友们分析猜测的。他出了车祸的确是确凿无疑。我就是去修脚店听老人们说起这事时，忍不住伤心掉泪的。从修脚店回家后我问儿子黑皮的事情，儿子说他去殡仪馆了，最后送黑皮哥一程。黑皮的儿子给每个参加追悼会的人跪地磕头，好几次哭昏过去了。他端来一盆热水，为他父亲洗脚。他边哭边说：“爸爸，儿子不孝，我给你洗了几十年的脚，这是我第一次给你洗脚，也是最后一次给你洗脚。你的话我记住了，我要好好活着，为你争气！”黑皮儿子的眼泪掉在洗脚盆里，啪嗒啪嗒地响。在场的人都哭了，有个女人嚎叫着说：“黑皮你是个苦命的人啊！”我儿子对我说：“黑皮哥不是一个英雄，他是一个伟大的父亲。”我点头又内疚，为父之道我不如黑皮。此时，在我心里，黑皮和他的大卡车竟然矗起了一座黑色的雕像。

母亲的菜篮子

□ 泉

母亲的菜篮子，是一个竹编的小提篮。记得是六七年前，朋友送了我们一些土鸡蛋，就是用那篮子装来的。

母亲一见这个竹篮就喜欢上了，生怕我们扔了，连说了好几遍：“这篮子用来上街买菜是再好不过了。”从此，竹篮就在我家落户了。

这篮子是用毛竹编的，篾条很细，不是那种横经直纬的简单编法，倒有点像博物馆里展陈的缕的编制工艺，六角菱形的眼儿，大小均匀，装蚕豆也不会漏出来。竹篮宽不盈尺，长约四十厘米，方脚圆口，腹部略鼓，口面上又微微收进去，装东西给人一种安全之感。提耳是麻花辫，摸着也不扎手。母亲又用红玻璃丝绳缠了好几圈，看上去就像一个放大版的秦权状紫砂壶，真有点让人爱不释手。

这些年，竹篮就提在母亲手里，往返于家和菜场之间，丰盛着我们的餐桌。

时间一长，竹篮的颜色也由浅黄而金黄，再又黄里带紫，泛着柔和的亮光，如同茶壶上的包浆，端庄温润。这菜篮搁家里，不论放在何处，都没有多余之感，总觉得这菜篮就是家里一名不可或缺的成员。

放假暑假了，外面天气热，也懒得到处跑，就宅在家里。在家吃饭的人多了，母亲菜篮子里装的东西自然也也就多了。看着母亲快八十岁的人了，加上个子瘦小，买菜做饭，每日要忙碌大半天，我心里很是安心，就跟母亲说：“大热天里，买菜多了您挺不动，下次我陪您去。”

母亲嘴里虽然答应得好好的，但是每当我早上醒来，她不是没了自己人影，就是已在厨房里分门别类地择菜了。

这天我早早地起了床，守在客厅里，母亲这才把菜篮子给我提着，一起上街去买菜。

我们家住在古城里，出门往左，是城里最繁华的地段，叫花台。那儿有家超市，生鲜柜台面积较大，但在我记忆里，母亲不常去，她爱逛玄帝宫农贸市场，她说习惯了。

到玄帝宫市场，要经过一条小街，名叫便河路。沿街都是一些三四层楼的民居，门面或灰或白，懒洋洋地开着些小店，卖布鞋的，收裤襠的，做家庭版店的，生意不温不火，日子不紧不慢，天天如此，年年如此。来这儿的都是一些老街坊，不管叫得出名不叫出名，都是熟人，见了面，互相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路途中，母亲频频笑着冲人点头，好像路过的都是熟人。问她这些人是谁，便告诉你，先前过去的是张奶奶，刚才拿红色手提袋的是刘奶奶，拖购物车的是李伯伯……

偶尔母亲也会停下脚步，与人简单地说上几句，也不外乎看别人买了些什么新鲜蔬菜，价格如何。然后又匆匆往哪里走，说是去迟了人挤人，又买不到中意的菜品了。

渐渐地，沿街卖的摊贩多了起来，形形色色的菜品五花八门，随意堆放在彩条布上的紫红辣椒，切了一半露出金黄色内瓤的南瓜，粉扑扑的冬瓜，褐须绿皮的玉米棒子，老得裂了口、隐约看得见一粒粒老红籽的苦瓜，有青有白的小葱，活蹦乱跳的大黑鱼，间或还有自制的炸糊椒、豆瓣酱。

母亲很从容地挑选她看中的菜品。她首先来到水产摊前，决定买一条鱼。我们家里都爱吃鱼，年年不断。只要我在家吃饭，鱼是肯定少不了的，有时炖鱼头，有时煎阳干鱼，有时吃鱼冻。母亲挑了条四斤多重的青鱼，说今天中午炖清汤鱼头，晚餐做葱煎鱼尾。母亲做鱼的手艺很不錯，有时我也在一旁仔细观摩，只见她先把鱼两边煎得焦黄，加少许盐和米醋，浇酱

相比诗言志之大，词作的婉曲幽妙，和传唱关系尤为密切的声律要求，尤其适应市井情感的城市生活。词，尤其特称“宋词”，唐宋坊市制的解体、两宋街巷制的勃兴，和小令慢词的兴发，差步同步，绝非偶然。对于抚慰节奏匆遽而身心俱疲的现代，古典诗词以其典雅细腻简捷，不失方便。武汉大学王新才教授由内刊专栏文章集结而成的新著《人间美词》(崇文书局2024年6月出版)，可谓逢其时。

在我看来，《人间美词》是无涉功利的内驱之作。当下各行各业，KPI(绩效指标)大行其道，借用黄仁宇先生的说法，差不多都业已成或急趋“数目字管理”。跟业绩考核无关的动作，越少越好。赏析“美词”，断然不会成为新才教授的社科立项课题，不会计入他年度科研成果，不被折算他教书育人的课时——一言以蔽之，无益之事，不急之务。“美词”之作，无疑出于现代教育特为强调的内驱力，是“我要做”而非“要我做”。如新才先生辨析“思无邪”的语义迁流后，认同陈衍强调的“真实怀抱”：“诗人的真实怀抱并非凭空产生，它首先基于在颠沛与造次之际诗人对人性的坚守，然后因为有了颠沛与造次之经历，其怀抱才真实。诗人怀抱中常有如况周颐所谓‘万不得已’者，发而为诗为词。这万不得已者，便是如同孔子所感叹的诗三百所共有的‘思无邪’。”正因为新才先生“万不得已”的创作冲动与能力，他才会持续不断地吟出“临水”诗词，著成《人间美词》一书。

《人间美词》是跨界出圈的成功之作。海通以来的这数百年，地球这颗孤悬太空的蓝色星球，随着交通通信的日益发达，再也没有一块世外桃源，隔绝于联络之外。如李敖所译约翰·邓恩的名诗：“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减少，/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与生灵共老。”让人难堪的现实，是世界范围内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之间日益加深的文化割裂。日益精密的学科分工深化，即使两大类内部，学科之间、分支之间、部门之间，也渠道不畅，壁垒日高，造成全社会实践、智力和创造力的损失。木业专业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专攻的精深深入，成就商品与服务与服务的当代涌现。代价就是个人，尤其专家在自己窄小的领域当中，画地为牢，无力突破也无心他顾。以免社会瓦解，亟须将学



《武汉老街》(水彩、粉) 刘国权 作

人间幸得遇美词

□ 杨河源

油，放几粒花椒，酌点料酒，再加一勺自制的豆瓣酱，然后舀一大瓢水，慢慢地炖，待水快干了，放些青的红的辣椒，撒上葱花，百吃不厌的鱼就出锅了。我也曾学着母亲的样子做过几次，但总觉得差点什么，便向母亲请教，她觉得很诧异，说没有什么窍门呀，关键是食材好，只要是人放天养自然生长的鱼，煎熟了就煮，干滚豆腐万滚鱼，用文火慢慢地就行了。

说到豆腐，母亲也常买来做，煎豆腐，炸豆腐包，做腐乳，花样多多。特别是母亲做的腐乳，我的朋友们常常讨要，经常有人厚着脸皮说：“覃奶奶，我的腐乳又快吃完了呢。”母亲也总是不厌其烦，又买了好几个玻璃罐，按时间长短编上号，做好了依次送入，像条不断流的流水线。

路过一家豆腐店，摊主分外热情地向我们招呼。母亲却似没看见，不理睬，一直朝前走，得到三十步开外的另一家豆腐店，才开始挑选。店主是一对中年夫妇，男的粗胳膊粗腿，穿着一件白色无袖汗衫，负责在里间搬进搬出，整板的豆腐托在手上，轻轻松松，像端了一碟小菜。男的没什么话，女店主脸上的喜色却很好，恰到好处地满足着每个主顾的需求，切豆腐，装豆干，利利索索，一着不落，我突然想起了鲁迅笔下的豆腐西施。母亲挑了十几块嫩豆腐，又买了炒肉丝的香豆干。走了一段路，我问母亲，都是卖的豆腐，两家有什么不一样吗？母亲说，十几年了，她只买过一次豆腐，吃起来才是豆腐本来的味道。如果这家歇业，宁可不买。末了，母亲又不忘记叮嘱我：“你们在外边工作，为人厚道点好，做事一定要讲良心。”听着这番话，我仿佛又闻到了豆腐的清香。

出了市场，向右一拐，就进了陶家巷。这是一个早点集中的地方，各种面点应有尽有，有人吃着大碗的牛三鲜面，有人端着刚出笼的大肉包，还有个斜挎着草帽的老汉，端着碗面条，捧了一塑料杯苞谷烧，慢慢地喝着早酒，热气腾腾。

夹杂在早餐摊子间，有一家公安锅盔店。一炉一案一名白发汉子，熟练地擀面，抹上牛肉馅，播种一样撒黑芝麻，刷上香油，“啪”的一下贴到炉膛里，再擀面，重复着前面的流程。当他抬起头时，我才发现他的脸被炉火烤得黑红，泛着油亮的光。白色的头发，暗红的脸，形成强烈的对比。

来了买锅盔的主顾，白发汉子便用长长的鸟喙一样的弯嘴火钳，从炉膛里剔出外焦里嫩的锅盔，一刀两断，放入牛皮纸袋中。他手不沾钱，由客人扫码支付。

白发汉子见到母亲，非常自然地冲母亲一笑：“您来了！”

看得出来，母亲跟他很熟络，是老主顾。“今天生意还好吧？”母亲也随口问道。“还好，还好。”

母亲问我要不要，我点点头。母亲扫了码，买了两个锅盔。走远了，母亲说：“这个男人不容易呢，就是靠这锅盔摊，养活一家人，还供两个小孩上大学。”母亲又说：“你今后过早，能买他的锅盔就买他的锅盔，这也是行善积德呢。”

原来如此。走在回家路上，母亲又说了些叫我注意身体的话，菜不要吃咸呀，少吃肥肉呀，一路絮絮叨叨的。

我提着菜篮子，慢慢地跟在母亲后面。不知怎的，总觉得这小小的菜篮与以往不大一样，篮筐里除了母亲买的鱼、豆腐、萝卜、白菜、锅盔，还像装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拎在手上，感觉真的好沉，好沉。

术成果转化公共产品，跨越学科自限的公共表达，提供了黏合社会的可能。(《人间美词》中的一些篇章，经由湖北广播电视台“荆楚视听”广播，获“2020年度湖北广播电视节目奖”广播电视文艺(文学节目)二等奖，以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2019—2020年度广播电视节目奖”提名奖。诚如华东师大中文系终身教授胡晓明为《人间美词》作序时所指出，新才教授“心灵诗学”这一诗观，“气息纯正，根柢坚实，比许多中文系的文学教授，更能见其大、识其正”。新才教授是图书馆学界少见的跨界对话者，得到同行学者的评价，正为出圈例证。

《人间美词》是绣口锦心的可传之作。新才先生是古典诗词领域当中，兼创作、鉴赏、传播于一身的高手。他的“临水诗”为圈内所熟知，外行如我，不能赞一词。他出入古今词评，有所辨正有所衡评，对所论词人词作知人论世，以美文写就的《人间美词》，读来让人看到了原作简约平静的字眼之下，那联络纷繁、暗流汹涌的深海。就是他鉴赏之余似乎无意的闲笔，往往也能予人不期的启示。比如他论周邦彦出生时所行熙宁新政：“经济受权力干预越多，越难以正常发展。历史上的改革之所以多以失败而告终，原因正是统治者试图扩大权力去干预经济。熙宁新政中的青苗法、均输法，其转运使、常平仓之设实际上都是以权力介入经济，在运行之初广受关注之下也许会有一定成效，但权力的不受约束与傲慢，必将导致运转不灵与腐败。”(《憔悴江南倦客——读周邦彦《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又如他解读陈与义《临江仙·夜登石阁忆洛中旧游》时感慨：“只有那些深具诗心的人才能从那些庸常的乃至艰辛的生活旅程中发现生命中的诗意。”这无疑是新才先生的夫子自道。相比他主业所在的小学科图书馆学，《人间美词》的受众面无疑更大，与以古典诗词鉴赏为志业的专家作品并置，也不逊色，当能传之久远。

当然，《人间美词》也有遗憾。譬如所选词人何以只选了这么16位？什么标准？相比唐宋五代，“清词中兴”的作者和名篇更多，为何忽略？也许预料到有类似疑问，作者在《后记》已预作交代。我这读者，还是期待他续有输出。

人间有美词，有《人间美词》。如此人间，值得。